



斌 王庆丰等著

风雪夜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五个短篇。其中三篇是写农村中的模范妇女的。如“未到差的人民代表”，写一个青年妇女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，使落后者变为先进；还写了她对婚姻問題的慎重和大方。

“我的爱人”，写一个妇女，由单干到互助組又到合作社的經過，以及和她爱人享乐思想进行的斗争。“亲人”写抗日初期一个妇女，掩护一个新四軍的通訊員的故事，表現了她的勇敢与軍民一家的热情。至于“茫茫风雪夜”一篇，則写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間的不同关系和不同感情，在旧时代，他們受地主愚弄，成了仇人；解放后新的生活却使他們变为亲人。

茫 茫 风 雪 夜

陈大斌 王庆丰等著

王济达 朱純德等插图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字数52 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2 $\frac{7}{8}$ 插頁2

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5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20·1075

定 价(2)0.20元

目 次

茫茫风雪夜	陈大斌(1)
未到差的人民代表	王庆丰(21)
我的爱人	王庆丰(42)
亲人	里 夷(57)
信	香 九(73)

茫茫风雪夜

陈大斌

一

一九五五年冬天，合作化的高潮到了。

我們王庄的高級社的架子，很快就搭起来了，立刻便掀起了生产高潮，起早睡晚，忙的象办喜事，心里可痛快啦！就是一样，我們庄过去常受沱河的危害，原气沒恢复过来，牲口太缺乏了。社員們成天叫我爷^①想办法，我爷是飼养組长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只好去找社长。

还没去找社长，社长倒先找他来了。社长說，政府早替我們从关外买来了一批牲口，怕我們买不起，言明貸給我們，分期付款，叫我們馬上去人牽两匹来。

大家一听这消息，簡直要跳起来了。社长說：“这真是及时雨啊。”接着大家都爭着要去牽馬。咳！謝天謝地我走了运——撈到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社长、社員們都囑咐我很多話。就要动身时，我爷从牲口棚里跑来对我說：“石头，把那几个銅鈴拿着。”

“哪几个銅鈴？”

① 〔爷〕当地称呼爸爸叫爷。

“嗨！哪几个銅鈴？”他长长的叹口气，向后面叫：“石头他娘，把柜子上那几个銅鈴拿来！”这时，我便想起柜子里那几个銅鈴的事来。

原来那几个銅鈴是解放前存下来的。那时我家自己虽然只有二亩地，可是佃了王四的八亩地，一共十亩。沒一个牲口，全靠东借西借，这样就要耽誤农时，有时还借不到。那时我們这里沒一年沒水灾，地里差不多見不到粮食，一家人成年打飢荒。爷下了狠心：“一家人都餓死也要生法子买头牲口！”东托人西求亲，借了点錢，又咬着牙把仅有的二亩地卖了一亩，湊了錢买了头小黄牛。庄稼人的牲口就是命，买了这头牲口，家里象添了口人似的。那时我还小，爷叫我天天割草喂它。姥姥家听說我家买了牲口，把他家存的四个銅鈴給了我們，听說这鈴是他家出去逃荒时，卖了牲口留下来的。爷把銅鈴系在牛脖子上，額头上，又在它头上結上条紅布条，一家人都把它当成命根子。

后来不知怎的，在一次为水和陈庄打仗之后，爷被刘歪头的乡丁五花大綁的捆去了，說他是杀人犯。天哪，爷被押了一个多月，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，被打的伤口直流膿。地主王四說：“一到秋凉就杀头了！”刘歪头逼着爷把牛卖了交給苦主，說这样做他就可以从中設法了結这一案子。爷被打得昏过去几次，說死也不卖牛。眼看人要死了，娘为了爷能活命，只好偷偷托人答应下来。爷被抬回家时，牛不見了，只剩下这一串銅鈴了，我爷哭了，

嚎天号地的象死了亲人一样。

今天爷又提起那几个銅鈴，大概他又想起那一段叫人心酸的事来。只是，他为甚么被刘歪头說成是杀人犯，他和娘却一字也不跟我講。每到我问到这一点，他們总是瞪我一眼，把話岔开去。他把銅鈴交給我，叫我回来时給牲口戴上，又交代我：“务必明天赶回来，給大伙看到牲口，好痛痛快快过个年！”我看到他高兴得手有点抖。

我接过銅鈴就走了，我看銅鈴，已有点綠锈了，搖搖它，还噹噹地很响。我心里想：开了春，使两匹大馬第一回犁社里的地，馬头上系上这几个銅鈴，一走起来噹噹地响着，多有力！但我馬上又想到它那一段来历和爷的心酸，这时候，我也不知我心里是啥滋味，甜的苦的都有呀！

二

連夜赶了几十里，到第二天中午，我已經把我們两匹馬牽到手了。这是两匹高头大馬，一匹栗色，一匹棗紅色，又活潑又精神，混身是劲，真爱煞人。我乐得噙着嘴巴，惊呆住了。

“石头！”高政委喚着我的小名。他原来站在我旁边有半天了。“天气不好，要有风雪，在我家过年！”他已經在他家为我安排了住处。天阴得黑压压的，沒一絲縫。

我不管它什么天气不天气，一步跨到家才合我心意。高政委只好叫人給馬找了两条麻袋披上，又把他自

己的棉大衣給我穿上，防备万一。我走了，我牽的是馬，又不是石頭，怕什麼！

剛走三十多里路，也不知因為天陰還是晚了，田野暗下來了。一個個莊子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。飄起雪花來了！我想我非得趕到家不行，管你怎樣下，常言說：“下雪不擋路”，我沒理它。再走一會，天完全黑下來了。隨著天黑風越刮越大，好像風把灰濛濛的天吹塌了下來一般，路呀，地呀，莊子呀都壓到雪里去了。我正迎着風走，牲口被風嗆得鼻子撲哧撲哧的噴氣，我也嗆得喘不出氣來。雪硬往領子里鑽，風把大衣攔開。咳！渾身沒點熱呼氣了，要是沒有高政委的大衣，就別想活了。走，走，路上的積雪厚了，差不多有腳脖子深，一走下坡，直打滑。我為難了，這樣平的路都打滑，要是過沱河大堤，那麼高，多容易閃壞牲口蹄子呀！要真的閃了牲口蹄子，不白白的把它糟蹋在雪地里嗎！政府從關外把它買來；社長，大家都在眼巴巴的等着它，要是真有了個差錯……我駭怕了，這個責任太大了。一轉主意，我決定找個地方住下。可上哪去住呢？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一戶人家都沒有，只有狂風卷着雪片叫着……我真恨自己，剛才為什麼不趁早找個地方住下。馬可真嗆得吃不住了，走不動，直搖頭，抖動我手裡的韁繩，抖一下就象對我心上揪一把一樣。其實。現在想來，這馬是在冰天雪地里長大的，哪能怕冷走不動，出於對它的暱愛，只是我自己以為它走不動罷了。

我不停地蹲下向四下里瞅，想找個莊子住下，可是只

能看見風卷着雪翻騰着，四下里白茫茫的，地上面、天下邊全都蓋滿了雪。風不斷地把雪向眼里塞。這時候要能找到個莊子，哪怕只有一戶人家的莊子，我真能高興得蹦他八丈高！我也不知是第幾回蹲下去了，看路旁模糊糊一片，象是個莊子。我忽地跳起來，回頭對牲口叫：“伙計，有了奔頭了！”可我的話都叫風給卷跑了，連我自己也沒聽清。費了登天的勁，連滑帶滾，才到那個地方。一看，咳，真倒霉！原來是片樹林子。沒辦法，只得再摸上路，再走。再走一會，我又蹲下去瞅瞅，呀！又有一小片，模糊糊的象是個莊子。我想：“可別再是個樹林子。”我瞅了一會，又站了起來看，一站起來，風雪打眼，啥也看不到了。不如干脆蹲着向前拉，可是，一蹲下去，雪頂屁股深，雪鑽進了領子，化成水，順着脊樑往下流，涼冰冰的我反覺着痛快。

又拉了會，看看路旁的景物，象是快到陳莊了。要是真到了陳莊，那我可就真登了天啦。

我記得合作化高潮時，各個社都給自己起個好名子，我們社也起個名子。為了紀念毛主席號召我們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，而且把十年九淹的沱河治服了，我們王莊社就起了個名子叫“治淮農業社”。可是多巧呀，就是這個河南面陳莊的社，也起了“治淮社”的名子。兩莊的社相離這麼近，叫同一個名子哪能行呢。在鄉政府里，兩莊的人爭了起來，我們說我們先起的這個名子，他們說他們更早就起了。半認真半開玩笑的就爭了起來。鄉長光抓頭

皮没办法，說：“你們遇个事也要相讓点。”最后指导員想出来了办法，他說：“你們都叫‘治淮社’，一个叫‘治淮第一社’，一个叫‘治淮第二社’。你們两庄，解放前因沱河的水利問題，鬧过很大彆扭，打得头破血流，解放后才和好。現在你們两社都叫‘治淮社’，是一对兄弟社，以后就更亲啦……”“对！”“好！”沒等他說完，人們就叫开了。經我們两社研究后，因陈庄社大（人家社一千戶人家哩）叫“治淮第一社”，我們王庄社叫“治淮第二社”。后来，大家覺得平时这样叫太麻煩，不如干脆叫“老大社”、“老二社”，这样叫又省事又能显出我們两社兄弟般的关系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都叫陈庄社是“老大社”，叫我們社“老二社”。

前面若真是陈庄，还怕老大不招待老二？我又向前拉一会，一瞅，啊！风雪中迷迷糊糊有点紅橙橙的光亮，时隐时現，象是灯亮。我想今晚是大年除夕，大概人家在守岁哩。我連忙跳起来，一抖韁繩，向紅光走去，也不管雪多深。

走近一瞧，果然是家人家，屋里点着灯。我又一想：要是人家地方太小，沒有蹲处又咋办呢？我回头看看，风卷着雪呼嘯着，别处再看不到一点灯光了，上哪去呢？再一看，馬躲在避风的房簷下噗哧噗哧的喘着气，它真的喘得更受不了，不由得我心里又难受了。我把心一橫：管它怎样，我非进去不行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求主人給个地方住一夜，保护牲口要紧。我凑近門縫一看，屋里灯下一个人，趴在桌子上在做什么。桌旁有紅通通的炉火。我揚

起手来向門上敲了几下。一个老头子的声音：“回来了嗎？不是說明天才回来？”我心里想：“他怎么知道我……”老头子一开門，我一伸头。“噢！”老头子被我这个样子弄呆了。他大张着嘴。我赶紧說：“我是王庄社的，上县里……”沒等我說完，他把屁股一拍：“哎呀！老二社的，我說是他們回来了呢。”他臉上那股疑惑象是被狂风刮掉了一样，伸手把我头上滿带着雪的帽子摘下来，拍着說：“快进来，看淋成啥样子了。”他又探出身子，看清了两匹馬，听到他不断声的說：“好馬好馬……”我真快乐死了，他立刻接过韁繩去。馬牽到屋里来了，他又說：“年輕人，这样大风雪里敢牽牲口走路，不知道利害……。”

原来我真的到了“老大社”里，那个老头子，正巧是老大社一个生产队的飼养組长。靠着这个住屋后面，就是牲口房，这可真是“找龙王走进水晶宮”。

这个屋不很大，对面放着三张床。靠着里牆，跟大多数的人家一样，摆着从前供神的案子，連着放一张桌子，上面牆上挂着毛主席象。老头子个子很大，背略有点弓，有一副絡腮长胡，紅潤的臉依然透出青年时的剛强、直爽。身上的一套黑色新棉衣，与他那快乐的古銅色的面容配起来，使我感到他从內里到外表都是个彻底的翻身戶，是个新的老人。旧时代的苦难，除了在臉上留下几条皺紋之外，一点踪影都看不到了。

他帮我脱了冻得发硬的大衣，换上了他的长袍，說：“我把牲口送后面去，你烤烤火吧！”我說：“我也去。”外

面这样大风雪，我怎能叫人家一个人去照料我的事。他說：“年輕人，你为甚么来这些客套？我們不是称老大老二嗎？我們两庄不是十年前的了……”

停了会他进来了，一面打着身上的雪，一面慢慢的对我說：“小伙子，你應該用一根繩把麻袋拴在馬背上，麻袋才服貼。”說完就和我隔着炉子对坐下了。他又把炉火弄得更旺一些。

老头子說起話来很响。我看着他那高大的身軀和愉快的面容，估不出他多大年龄，我問：“大爷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“五十四了，还能干几十年社員呢。”他捋捋胡子笑着說。接着，我們便拉呱起来。

老头子这个飼养組共有三个人，今晚过年，那两个小伙子都到社里开晚会去了，留下老头子在家照料牲口。剛才我进来时，他正在灯下練習写字呢，他把我当成那两个人了。他說：“全社人都上冬学了，以后要过社会主义日子，干社会主义活，沒文化可不行。”

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端詳着我的臉：“不用說，你也是同行的——飼养員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和我爷都是。”我說。我被他那双凝神看着我的眼，望得不安起来。

“年輕人，我看你有点面熟，就是記不起你是誰了。要是你們王庄30岁以上的人，我还都叫得出名字，你是哪家？”他的眼还在我臉上搜索着，想認出我到底是誰。

“我爷叫王凤田。”我说。我知道我和我爷长得一样，老人一时搞不清。

“王——凤——田。”他重复说了一遍，他的脸色稍微变了些，显得有点异样：“认得，认得。”可以看出，他尽量在掩饰这突然来的相遇，在他心头引起的变化。

我常听说，从前王庄和陈庄是死对头。有时我和我爷提起我们两庄的事，爷只叹气，不答话，有时用别的话岔开。我这会提起爷的名子，老头子突然出现这种神态，使我怀疑他们之间有些甚么问题。我就问：“你老认得他？”

“老早就认得。”老头子漫不经心的回答我，象正陷入了沉思。停一会他站了起来，脸上的肌肉在扭动，分不清是凶恶还是善良了；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我；他走过来了，两手慢慢卡住我的肩头，压低声音叫道：“小伙子，要是十年前，十年前你说是王凤田的小子，你……你就别想回去了！我就把你塞进炉子，烧了你！……”我的心猛一惊，我呆了，只瞪着眼看他。他张着嘴，呼呼地喘气。他在努力地压制着自己。停一会，他仿佛清醒了，双手离开了我的肩头，无力的垂了下来：“我不能……不能怨你爷……”他浑身松弛下来，痛苦布满他的脸和眼睛。我一身冰凉，发麻。他羞赧地看看我，顿了好一会，用老年人的教训口吻说：“年轻人光知我们两庄解放后称兄弟弟，可不知道从前我们两庄的事……”他的话音和脸色里，含有为自己刚才的鲁莽行动进行辩解的意味。说完，他好象已经得到我的谅解一样，他利索的把衣领拉开，把头伸

到我的脸上，手叭叭的打着自己的脖子，“你看，你看。”
炉火就在他脸下烧着，他一点都没觉着。我看见他脖子上有一条两寸长的疤，我的心更跳动了。

老头子抽回身子，长长地嘘口气，重重地吐口唾沫，重新安静下来了。炉子里火苗轻轻的跳动着，屋子里没有一点响声，门外的狂风卷着雪呼吼……

停了好一会，他又嘘了一口气，脸上闪过一丝微笑，恢复了我进来时的那父亲般的慈蔼，带有怜悯的神情，望着我惊呆了的面孔，慢慢地和我谈起了我们两个庄子的过去。

三

“那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“我们这沱河十年九淹。你们王庄在河北岸，是个有名的佃户村，有几十条讨饭棍子。我们陈庄在河南岸，没有财主，只有两家富农。你们河北边一带的田地正连着河滩子。那时沱河北岸穷得没有堤，一到夏天发大水，河北岸的地就和河西连起来了，一片汪洋，没边没沿，连庄子都被水围上。我们河南有个土堤，挡住了河水。到发水时，我们南边的人把各个涵口都堵上，不让河水对南淌。可这样一来，沱河水都被堵死在你们河北边了。每年秋天发水后，河北一大片田地上，连棵青草都不剩。因此，一发大水，你们几个村的财主王四、钱大户就搖搖摆

摆的带着一群佃户，把南堤岸扒倒。那我们怎能愿意，打官司又打不过他们财主，以后我们就只好白天黑夜在堤上守着。两边人一碰到一块，就干得血头血脸，哪一年都得闹出人命大事来。从老辈子时候就这样了，就连我这五十多岁的人，也不知道我们两庄从啥时候起，就结了这样的仇。

“有一年我们陈庄人看看实在不行了，就花钱托了另外一个庄子的财主陈宝银，又对付了几担东西作礼品，才算见到了乡长。谁知乡长刘歪头早收了你们王庄财主王四的钱，哪还管我们陈庄的事。他想刮我们的钱，又不得罪你们庄上的地主王四，所以眼睛只一转，想了个办法，对我们说：‘河北边的人很硬，不好商量，我看你们自己多上堤照顾些。要是真的不好办，我可借几条枪给你。可有一宗，万不能说枪是我借给你们们的。’借了他的枪，自然就得出钱给他，还要蒙不尽他的情。可是，他经过王四又转告你们村佃户，话是一样，只是变了另一付脸：‘南边的弄到了几条破枪……你们要是有点那个，我可借几支枪给你们。’这样，我们两庄的钱，不断的往两边财主和乡长手里送，血却越流越多，仇越结越深。

“一年，水特别大，从沱河南面对河北望去，没边没沿，全是白茫茫一片水，一个个庄子都象破瓢样露在水上，老的少的哭喊声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一天夜里（事情就出在这夜里），天还下着瓢泼大雨，天上滚着老云，雷在天边咕噜噜地叫着。这时我们庄子的人，都带着枪上了堤。快半

夜的时候，你們王庄人由王四指揮，繞到河上面过了河，把河南边的土堤扒开了！你說那还了得！水头窜得有屋脊高，直扑下来。眼看我們河南边的地、庄子都被冲完了，堤的缺口也越冲越大，堵也堵



不住了。橫豎活着也不得好活，不如拚死了完事。我們开枪了，你們庄的两个人被干倒，滾到河里去了。你們庄人一見跑也跑不了，就冲进我們人群里干开了，杀得血天血地。……”

老头子說到这里憋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脸脹得跟块石头样，炉火照上去，又象块发紅的铁。停了一会他又繼續說：“当时我就被打昏过去了，大伙把我抬回家，等我醒过来时，我才知道……才知道我的宝儿被打死了！……后来才知道是你爷打死了我的宝儿，又砍伤了我……”

他再說不下去了，眼睛噙着泪水，脸痛苦的攥成了一团。他再也坐不住了，站起来，两手直捶胸口：“我的宝儿，那时才三十一岁，心灵手巧，样样活会干，跟他媽长的一模一样啊！……”他上来把我抱住，象是抱住宝儿不叫他死去似的。他一身都抖着，这时我的心，象被万把刀子一齐戳……好一会，老头子把我推开，用棉袄袖子擦擦眼，坐在炉边凳子上，两眼直盯着炉子，炉子的火苗，一点不理解主人的心情，依然在輕快的跳动着。小煤油灯被寒风吹得打着顫。老头子掏出烟袋来，用顫抖的手点着火，深深地吸了几口，想叫自己平靜下来。这时我一身都象木头做的样，脑子也不能活动了，只瞪着眼看他。他吸了一会烟，猛地一抬头，烟袋对炉边上使劲地敲一下，把炉火都震得抖了起来，說：“年輕人，那时我要見了你爷，上去生吃他三口也不嫌腥！……今天你到我 这来，还热呼呼地老大老二的叫着，要是十年前，十年前你就別想回去了！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……剛解放，我上县里开农代会，会上我遇着了你爷，仇人見仇人，眼里起紅云，我當場就要跟他算賬！我倆的事，惊动了全場，县长、县委書記把我們找了去，給我們和解，麻煩他們說了整天啊！唔，我不能怨你爷，那时我也哭了，你爷也哭了。他叫我搬块石头把他砸死，我哪能呢……我倆在县委書記屋里抱着哭了半天。事后县委会又專派人来給我們和解。”他又停了一会。“我不能怨你爷，我也不怨沱河发大水，我怨、我恨那帮子杂种！那时（就是在十年前，两庄打仗后），我

們庄上人心不服，就到了乡公所刘歪头那里，告你庄跟你爷，誰知刘歪头把呈子往桌上一拍，倒罵起我們庄上人：‘給你們枪，你們也看不住堤，有你娘的屁用！……’我們庄人說我宝儿被打死了，只見刘歪头一歪头，尖着嗓子叫道：‘人死了又活不了，埋上就完事，还有啥說的！’我們就这样被他赶了出来。可是后来我才听你爷說，他一条剛买的牛被刘歪头勒去了，还差点送了命。……你說这东西多該死，心多毒！……五〇年鎮压他的那一天，我真快活死了，真解恨！”

紅紅的炉火照着他的脸，他的眼閃閃发光。

这一下，我才明白了刘歪头勒索我爷一头牛，还誣爷是杀人犯的底細。

“剛解放一年，”老大爷脸色变得紅潤起来，解放二字仿佛是唱出来似的，“共产党、毛主席就号召我們治淮河。你說这，哪个朝代能有这样的事？这时我們两庄人都上了沱河堤，可这回，是治沱河，两庄的工棚都連着。从前是为了这沱河，我們两庄世代代結下多深的仇，死了多少人！今天也为了这条河，我們在一起挖方、抬土、打堤。你們庄的人也在河南边打堤，打着你們从前拚着命要扒的堤呀！……沱河治服了，两旁修起比铁还硬的堤，挖通了河道，下再大的雨，水也出不了堤。从这时候我們才吃上頓飽飯，冬天才能生个火炉了。这在从前只有地主才能啊！沱河治服了，治服了沱河，我們两庄不要再扒堤，守堤了……十年前，十年前，……十年前要有今天